

CHIXIONG DE JIN SHA JIANG

楚雄州文联·楚雄州民宗局编

流淌的 金沙江

CHIXIONG



ZHOU

1949-1999 楚雄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

德宏民族出版社

「
流
淌
的
金
沙
江
」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楚雄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

作品选

责任编辑：思继春

封面设计：陈 兰

流 淌 的 金 沙 江

楚雄州文联 编
楚雄州民宗局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德宏芒市青年路1号)

楚雄师专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88千字

2000年3月第一版 200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25—526—1/I·173 定价：28.00元

序 言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罗正富

由楚雄州文联和楚雄州民宗局合编的《流淌的金沙江》——1949至1999楚雄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公开出版发行，是我州文艺界的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且这部作品选推出于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华诞之际，就更是具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她既是彝州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也是对彝州 50 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结与回顾。

建国之初，楚雄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几乎是空白。虽然生活在这片古老红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以其智慧创造出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就文学而言，民间文学也以其丰厚而称著于世，《梅葛》、《查姆》、《阿鲁举热》……灿烂若繁星，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民间故事传说让人叹为观止。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了书面文学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时，彝州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民间文学那样丰富多采的书面文学，建国前更是一穷二白，不但经济如此，文化也是如此。

新中国的成立，不但使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人，也为彝州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一个民族不但要在政治上站起来，还要在科学文化上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学，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尺。古今中外无以计数的事例证明：一个成熟的民族，必须要有本民族的

科学家、文学家。著名的彝族老作家李乔在他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面对那么多前来为他祝寿的领导、作家、朋友曾感慨万千地说：一个没有自己作家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这是李老从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民族文学，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被当作文化建设方面一件重要的事来做，各级党委、政府都为此而倾注心血，为彝州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文学艺术界的前辈们也为彝州的文学事业无私奉献，辛勤耕耘，为彝州早日出现一片文学的绿洲一代接一代，像愚公移山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在彝州文艺界被广为颂扬的“挖老板田”精神！

楚雄州的文学事业得到大的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彝州各少数民族自己作家的出现，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可以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彝州才结束了没有自己作家的历史。当文艺的春风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劲吹，祖国大地文艺百花园百花吐艳之时，彝州的文学之花也开始显出勃勃生机。如象在这本作品选中选发在首篇的小说《上边说》，其作者就是成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短短几年就脱颖而出，夺取了云南省短篇小说创作一等奖的桂冠。在这部作品选所选取的作品中，有的发表于全国权威的报纸刊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散文》……这标志着彝州这支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走出彝州，走向全国。更为可喜的是在入选这部作品集的几十位少数民族作者中，有近半数的作者被吸收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还有的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在彝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从这个侧面，人们也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彝州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文学殿堂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但文学之路漫长而艰辛；人民是文艺的母亲，一个受到人民喜爱的作家，必须与人民同甘苦

共命运心连心；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还要洋溢着对自己民族深深热爱的情感。这三点，是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记住并身体力行的。因为你们的文学创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向你们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希望你们能记住这三点，只要这样，才能在创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目 录

上卷 小说·散文

上边说	(彝) 袁佑学(3)
山里的女人	(彝) 吉霍旺甲(12)
哀牢放歌(三章)	(彝) 李 玥(21)
土豆商人和月光	(彝) 李云华(31)
山羊小径	(彝) 卡 罗(44)
经天纬地造蓬莱	(彝) 文 艺(51)
野山之恋	(傣) 杨志光(81)
胎 记	(壮) 高 枫(94)
第三件捕虎毡	(苗) 罗正昌(111)
蕨蕨草(外二篇)	(彝) 米切若张(121)
白银凳	(傈僳) 白正学 白正顺(132)
“咪依噜”与铁路工人的故事	(彝) 杨永寿(153)
江边童趣	(傈僳) 张炳亮(157)
“到尖沙拉达去!”	(彝) 基默热阔(159)
谒上海鲁迅故居	(回) 马旷源(163)
追寻“山野妙龄女郎”	(彝) 普 云 徐 冶(165)
在雾露地	(彝) 毕继爱(167)
最后的岁月	(彝) 李国林(171)
雪还是山里的好(外一章)	(苗) 王胜华(182)

一个猎人的死	(彝) 李友华(185)
一位血癌病患少女的日记	(彝) 普显宏(201)
山里的话题	(傣) 李文云(217)
老油房	(彝) 黄 莺(221)
小 院	(彝) 张翠华(225)
高粱早熟	(彝) 焱 虎(228)
发 卡	(彝) 海 宁(239)
山中的孤狼	(彝) 杨 树(245)
草 达	(彝) 李学智(249)
甜甜的瓜田夜	(哈尼) 白志军(254)
摘辣椒的女人(外二章)	(彝) 段海珍(257)

下卷 诗歌

晋效先(白)

列车从小站开过.....	(263)
车窗小景.....	(264)
哦,故乡的西洱河.....	(265)
石头·花·水井.....	(266)
火把节圆圈舞.....	(268)

李 玕(彝)

绿色变奏.....	(270)
诗六首.....	(276)
远行.....	(281)
致女人.....	(282)

杨永寿(彝)

“落日梅”	(284)
为香港回归干杯.....	(285)

火车从彝寨门前过·····	(287)
十月的太阳·····	(289)
报春花开了·····	(290)
李阳喜 (彝)	
金沙江, 一条野性的江·····	(291)
一个猎人孩子的梦·····	(292)
峡谷女人·····	(292)
我的歌·····	(293)
女人·····	(294)
米切若张 (彝)	
火塘·····	(295)
酒歌·····	(297)
山妹子·····	(299)
分手曲·····	(303)
无题·····	(305)
毕继爱 (彝)	
八道河·····	(306)
火把节·····	(306)
编织·····	(307)
高原汉子和酒·····	(308)
洗溪的女人·····	(309)
尹辅军 (彝)	
叛逆者·····	(310)
寻找·····	(312)
乡路·····	(313)
又闻蛙声·····	(314)
无题·····	(315)
杨树 (彝)	
年轮, 思考的潮·····	(317)

绿.....	(318)
采蘑菇的女孩.....	(318)
啊, 彩云.....	(319)
鹰.....	(320)
赵明丰 (白)	
火把节之夜.....	(321)
高峰“花会”抒情.....	(322)
写在插花节的早晨和夜晚.....	(322)
温 泉.....	(324)
爸爸的话.....	(325)
杨 智 (回)	
大青树.....	(326)
走进大森林.....	(327)
红月亮.....	(329)
犁——给父亲.....	(330)
李云华 (彝)	
牧 归.....	(332)
鹅卵石.....	(332)
牛.....	(333)
黄 昏.....	(334)
芽.....	(334)
刘存荣 (彝)	
彝人的歌谣——山村组诗五首.....	(335)
高原女人.....	(335)
彝人的歌谣.....	(336)
山里的猎人.....	(337)
山歌.....	(338)
山寨传说.....	(340)

海 宁 (彝)	
钟 声	(342)
殷韶华 (彝)	
山 魂	(344)
小 镇	(345)
彝 女	(346)
李天永 (彝)	
山地农民	(347)
忘忧草	(348)
断 章	(348)
生命河	(349)
秋天的日记	(350)
罗晓峰 (彝)	
乡思吟	(351)
游子吟	(352)
华琦明 (彝)	
龙川江水	(353)
彝山清泉水	(354)
周振春 (彝)	
怀 想	(355)
真我风采	(356)
爱相随	(357)
马 继 (回)	
我的祝福	(358)
杨永明 (彝)	
致友人	(360)
想 你	(360)
姚鹏本 (彝)	
城市的天空	(362)

走进除夕·····	(363)
马旷源 (回)	
元谋行·····	(364)
泉 眼·····	(365)
夜之交流·····	(365)
记 忆·····	(366)
李友华 (彝)	
哀牢山之春·····	(367)
我是大山的儿子·····	(368)
杨 辰 (白)	
黎明, 从未这样美好·····	(369)
教师的事业·····	(370)
红嘴鸥·····	(370)
杨丽海 (白)	
记忆中的红帆船 7 首·····	(371)
马腾礼 (回)	
山村输电缆·····	(378)
我祝愿·····	(378)
藤七娘·····	(379)
雪 花·····	(380)
山 路·····	(381)
吴玉华 (瑶)	
彝地·彝风·彝人 (组诗) ·····	(383)
山地的一次婚礼·····	(383)
酒祀·····	(384)
山莽·····	(385)
木楞房·····	(386)
男性高原·····	(387)

上卷 小说·散文

上边说

袁佑学 （彝族）

蜜，恐怕是世界上最甜的东西了——甜得酥心，酥得心痒痒；甜得醉人，醉得人怪舒服地打趑趄……试想，如果生活里没有甜蜜，那无论其它味道怎样浓，恐怕也将是一大憾事的。

我们蜜多寨，是个祖辈上就以盛产蜂蜜出名的地方。但是很可惜，后来有一段时间，你要是来到我们寨子，我这个生产队长，却连指头大的一块蜜，都无法请你尝。你先不要问为什么。请跟着我，随着高高低低的石子小路，爬上寨后的山顶，看看蜜的“矿山”——满山架岭，铺天盖地的山花再说吧。

乍看去，你只是看到一个花的天下、花的海洋。细看吧！你瞧，那如火如荼，碗口般大的是马樱；那绚烂瑰丽，红得快要往下滴的是山茶；那些把一座座山铺得密密层层、严严实实的，是各种颜色，各种品种的杜鹃……如果你让花光卉影弄得眼花缭乱，甚至眼睛有点受不住，那么，就看看花丛下那些青枝绿叶。拨开绿枝，踏进花丛，你会发现：一树树“蜜罐杜鹃”像一支支硕大的火把，周身上下结满了一个个盛满蜜糖的小“蜜罐”；那骄傲的山茶，昂起高贵的花盘，花心和花瓣间，洒满了蛋黄样的香粉……。一阵微风吹来，各种花混合的浓烈幽香，会把你呛咳起来。转过山鼻子，你会看见，一台一台，平平整整，绿丝毯般的养蜂场上，一只蜂箱也没有。我们这有名的蜜多寨竟没有一滴蜜！你会又惋惜，又不解地问我：“这漫山遍野的山花，岂不是白白地开了，空空地谢了？没有蜜蜂飞绕的花，再红再香也冷清寂寞。有名的养

蜂圣地，为什么不养蜂？你们的蜜蜂那里去了？”……

好吧，别着急，说起话长呐，你在这丛杜鹃花下坐好，听我慢慢说吧。

蜜要蜂来酿，蜂要人来养。还是先从我们彝家的养蜂能手普大爹说起吧。

普大爹还在最需要爹娘的时候，爹娘就顾不上疼爱他，一个跟着一个，死在逃荒路上。从此他的生活，就靠乡亲们你一碗，我一勺的施舍。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从寨子里消失了。开初，人们估计他继承了爹妈的打狗棍，逃荒去了。后来有一天却发现他爬在深山老林里的一棵高大的麻栗老树上，两腿攀着树干，双手拄着下巴，盯着一个树洞出神。一忽儿梭下树来，折了一抱野花，又爬到那个地方去了。走近一看，原来这个不言不语，黑不溜秋，近乎野人的孩子，在林中找到不少窝野蜜蜂，很长一段时期，他躲在林中观察，研究喂养蜜蜂哩。

乡亲们只好选个地点给他搭了个窝棚，不时送点吃的给他。就这样，到了二十岁上，他已经是一个比任何人更深知蜜蜂习性，一刻也离不开蜜蜂的养蜂能手了。

土司知道他经育着几十窝野蜂，早就眼红心痒，千方百计要弄到手。结果，以恐吓加花言巧语，把普大爹变成了土司家专门养蜂的娃子。

几十年，他养的那些又可爱、又怕人的小蜜蜂，尾着他嗡嗡响着，绕来绕去，甚至在他身上爬来爬去，象小狗摇尾巴亲热似的。普大爹经常摸摸下巴，一本正经地对人说：“蜜蜂通灵，认人得很，它知道谁个该蜇，谁个不能蜇。”普大爹也象蜜蜂那样，勤劳，温顺，人不惹他，他心肝肺腑可以掏出来给你吃。你惹了他，不管天王地老子跺跺脚，骂你个狗血淋头，末了还永远不理你。解放的头年，有一天，一个穷娃子到蜂场找普大爹嗽白话，普大爹从蜂箱里撬了一大块黄窝窝，香喷喷的蜜块，叫这个娃子吃。正吃着，土司上山看见了，不说三，不说四，拎起拐杖就要打。普

大爹一个箭步窜过去，夺过土司的拐杖，“呜——”一声丢下金沙江，又拎起两个拳头，瞪着土司逼过去。土司怕了，退步嗫嚅着：“这……这是我的蜜……”

“你的蜜？……什么不是你的？穷人身上虱子都是你的，茅厕底上臭蛆都是你的！”他抱起一个大木桩举起来，“你给我滚……”

从此，普大爹离开了土司家又回到他原来的小窝棚里。那些蜂，没到一年，也一群一群，黑压压，随着普大爹飞回深山老林去了。

解放了，土司被打倒，他的一间瓦房，由政府分给了普大爹。从此普大爹结束了山野生活，搬回寨子，分到田地，娶了亲，成了家。他做了蜂箱，又把那些蜂，一群群接回来养着。入社那年，他把蜂子全部交给社里，他成了社里的养蜂人。这以后，他更上心了，没日没夜，在寨后山坡上建蜂场。蜂群发展很快，没几年，几十里外的村寨，都养着我们寨子卖出去的蜂。好些年来，我们每年给国家交售几百斤蜂蜜，还有蜂蜡……老实说，那几年，那群蜂给队上的经济帮补可大哩！

可是，七四年公社那个丁副主任来到我们寨子，狠“割”了一次“资本主义的尾巴”后，我们的蜜蜂就绝迹了。

这个丁副主任，外名叫“上边说”，因为他有一句相当顽固的口头禅——“上边说”。只要上边说的，臭也香，错也对。也许，在还有点棱角的年岁，他也曾具备过“辨别”嗅觉，但这些年来，运动又多，复过去，翻转来，晕头转向，弄得他再也没一丝主见，整个头脑里只有“上边说”，像蛋里只有黄和白那样简单明瞭。再加上他又有个毛病，看见纸、笔，头就疼，看见报纸头就晕，这就不但使得“上边说”越加根深蒂固，也使他把一些严肃的字句都读错，读别。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读成马列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读成布什尔维克等等。人笑他，他反瞪着你：“笑什么？上边说，‘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你有